



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金會 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

第 61 期 2017 年 12 月

- 編者的話 1
- 安能變我是雄雌？撲朔迷離的一例一休 2
- 追求向人性回歸的轉型正義 4
- 北韓籍木造船的船員，日本政府該如何因應！？ 7
- 美韓亮劍韓半島，北韓戰爭邊緣策略失效 9
- 一國兩制沈淪，九二共識幻滅 11
- 六都市長就任三週年施政滿意度民調 13

編者的話

回顧無風無雨平安的 2017 年，我們要感恩上蒼對台灣的眷顧，更要感念各行各業的默默耕耘，共同守護我們美麗的家園，推動國家的繁榮進步。行政院長賴清德在年終記者會上，拋出新移民法、「行政區重劃」，並宣示持續推動前瞻基礎建設和長照 2.0 政策等。而在立法院審議中的勞基法（一例一休）、礦業法、都更條例、銀行法，以及長期存在的空汙、能源、國防安全、高教轉型、低薪等問題，可以預期 2018 年台灣國內外壓力提高，行政與立法部門的任務艱鉅。本期通訊，就勞基修法、轉型正義、東北亞局勢與兩岸關係議題分別探討，並登載「六都市長就任三週年施政滿意度民調」結果，敬請卓參指教。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林佳和副教授「安能辨我是雄雌？撲朔迷離的一例一休」一文指出，眾人各自操作不同語言，談著不同層次議題，交雜與一例一休無關的新仇舊恨，使得一例一休的討論失焦；新政府應斷開工資與工時連動的鎖鏈，推出真正的提高工資政策，並且好好深思究竟勞動政策標榜的價值為何？具體方向與目標是什麼？想的是何等之勞動彈性化？台灣需要什麼樣的勞動政策？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曾建元在「追求向人性回歸的轉型正義」一文中提及戡亂時期國軍濫殺和抓兵情形，雖不同於白色恐怖時期常見的形式司法，仍為轉型正義工作應關懷的面向之一。政府面對牽涉兩岸人民的問題，須立於更高的歷史視角，並具備法

律的智慧與悲天憫人的胸懷。

本智庫研究部副主任蘇世岳「美韓亮劍韓半島，北韓戰爭邊緣策略失效」一文認為，金正恩的戰爭邊緣策略可能失效。目前對立的雙方未有轉圜餘地，率先退讓的一方將被對手視為落敗，亦即陷入「膽小鬼博弈」(The Game of Chicken)的陷阱中，而釀成多方參與的混戰。解決之道在於，國際社會是否能針對東北亞的緊張情勢提出緩衝的機制，否則一場中型的斬首戰爭，可能無法避免。

在「北韓籍木造船的船員，日本政府該如何對應！？」一文中，本智庫研究部主任林彥宏助理教授指出，今年 12 月漂流至日本海附近的北韓籍木造船有逐漸增加的趨勢。非法進入日本領土與從事非法活動者，日本政府將嚴格執行國內法。但是真正考驗日本政府的難題，係人道主義與國際法義務之拿捏。

本智庫研究小組總召集人張人傑在「一國兩制沈淪，九二共識幻滅」一文指出，如果一國兩制真的勝利成功，習近平無須在香港回歸慶祝會，提出「蘇州過後無艇搭」。香港經驗正好提醒聰明的台灣人，「船過水沒痕」的回歸落難，東方之珠的蒙塵在於沒有兩制，在於沒有一國，在於只有共產黨極權統治的一黨之私。

在這歲末年終也是除舊佈新的時節，我們要對長期支持愛護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各界先進，敬致最大的感激與謝意，期待您的繼續指導與鞭策，祝福您萬事如意、鴻圖大展。

安能辨我是雄雌？撲朔迷離的一例一休

林佳和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不論稱之為勞基法元年（勞動部），或是叫之勞基法末年（勞工團體），台灣歷史上，從來沒有引起這麼大關注與衝突的勞動法修正，一例一休，雖未蓋棺，但或可先論定：社會終於重視勞動議題，捲動不同階層的關心與討論，雖然說，有點像北魏木蘭詩所言：「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著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明明聚焦一例一休，卻各自操作不同語言，談著不同層次議題，甚至，連與一例一休無關的新仇舊恨，都讓一例一休買單。一例一休，是雄是雌？竟引人莫衷一是，天南地北。

話說重頭：2016 年初與年終

一例一休，真的與工作時間有關，至少一開始：2016 年 1 月 1 日，勞基法的法定正常工時，告別 16 年的雙週 84，正式進入單週 40 小時， $8 \times 5 = 40$ ，簡單的數學遊戲，所以勞工全面擁有週休二日，一週工作五天，每日 8 小時。當然，法定正常工時一點都不正常，實踐之下，它只是台灣勞工工時的出發點，既非努力趨近的標準，更不是企圖建構的上限，只是起點，勞資雙方、乃至於參一腳的政府，在意的，從來都不是「讓法定正常工

時成為常態」，而是「不斷地折衝與計較延長工作之加班」。

在如此怪異基礎上，新政府要實現週休二日，讓三成多還要連續工作六天(以上)的勞工，得以享有週休兩天的可能，於是 2016 年下半年，引發數個月的論戰：一邊是時代力量與勞工團體要的兩例，只能連續工作五日，除非天災、事變、突發性事件，同時配合補休與行政機關監督，否則不能工作第六天。結局大家都很清楚：立法者在 12 月通過版本，就是一例一休：第六日為休息日，不必實體理由，都可以工作，但雇主必須付出顯然較高的「加給」，同時，工作在 1 至 4 小時內，算 4 小時，4 至 8 小時內，算 8 小時，8 小時以上（最多 12 小時），算 12 小時，不論時數的計算或報酬的加給，都採所謂虛擬制，而且報酬隨著時數的增加而分級遞增。在沒有同時放寬每月加班總上限(46 小時)下，資方激烈反彈。

講到現在：賴清德院長的 2017

芥川龍之介在一部小說的開頭說：人的悲劇，始於出生之時，這句話，完全貼切於一例一休的悲劇命運。難得一見的，一例一休眾人

罵，民意調查竟有七成以上受訪勞工不挺，認工資減少，因無班可加，資方之反彈更是激烈，什麼罪過與問題都與一例一休脫不了干係。2017 年上台的行政院賴清德院長，終於在勞動部「無修法打算」聲響中，做出致命一擊：第六天休息日之工時虛擬、工資大幅度加給，刪除，回歸一般上班日輕描淡寫的據實計算與小額加班費。這樣還不夠：就像獎賞跑得快的三輪車，賴院長扮起老太太角色，只要五毛？不如直接給一塊，於是乎：得於簡單要件下連續工作 12 日，連續三個月連計可挪移之工時帳戶，輪班制工作間隔 11 小時之鬆動（雖然尚未實施，但去年底已通過），送上大禮，也帶來與捲動重大紛爭，雖然尚未完全定案。

工時乎？工資乎？誰的彈性化？什麼樣的勞動政策？

考驗新政府的，其實除了民意的反撲或反反撲外，其實還有一個重要關鍵：究竟勞動政策為何？具體方向與目標是什麼？想的是何

等之勞動彈性化？如果一方面講新經濟，嚮往工業 4.0，想的叫數位經濟與 AI，則如此再轉向無法理解，因為它無疑初期工業化時代 SOP：以高工時、換取較高工資，在這方向上，與提高生產力、勞動世界人性化、職業與家庭暨社會生活的調和、Work & Life Balance、不過勞而享健康的時代潮流與趨勢，背道而馳。英國前首相布萊爾說：全世界很容易找得到比英國便宜的地方，意思是說：全球化競爭之道，絕對不是讓自己去跟相對落後國家競爭勞動成本，必須說，賴院長屬意的勞動政策方向，正是此道，令人遺憾。工時政策？那就真正落實降低工時。工資政策？那就斷開工資與工時連動的鎖鏈，推出真正的提高工資政策。彈性化不是不行，但要找出能兼顧勞動保護、而非犧牲它的排列組合，依先進國家經驗，絕對可行。什麼樣的勞動政策？一例一休，不論前奏或中段，都是低音深沈，悲愴沉迷，要來個高亢亮麗，眼望光明？顯然要好好深思，新政府要標榜的價值為何，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BT

追求向人性回歸的轉型正義

劉錫輝 《錫輝文集—滄海一粟的餘波盪漾》序

曾建元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和劉錫輝先生的認識，是我人生的意外和驚奇。能為他的第二本文集寫序，參與他圓滿生命的重要一段經過，以文字銘刻我們忘年的交情，為他所經歷的大時代作見證，真是我個人莫大的榮幸。

我因追尋岳父周雅川原來諱莫如深的人生行旅，依照有限的線索，慢慢找到他的同學，發現了他原是跟隨國軍胡璉第十二兵團怒潮軍事政治幹部學校而來的中學生，家族把延續傳承的希望寄託在他身上，眾多的流亡青年，跟著胡璉大軍出中國，到達臺灣，我也看到了胡璉兵團在民國三十八年參與古寧頭和登步島戰役，守衛金門前線，力抵八二三炮戰的戰功，那是挽救國家於危亡，改變臺灣命運的關鍵力量。

可是，另一方面，第十二兵團副司令官兼怒潮學校校長柯遠芬，對我這一個臺灣本土的政治受難者和反抗者的兒子而言，又是一個何其令人感到為難的名字，因為他是二二八事變時的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對白色恐怖有研究的人就會知道，第十八軍軍長高魁元後來和蔣經國合作，利用郭廷亮陷害了孫立人；第十九軍第十八師師長尹俊，兩

任臺灣警備總司令，警總是戒嚴時期人人聞之色變的特務機關。就連胡璉，儘管成功帶出了十萬軍人，但他在江西強制徵兵，宣稱「得人者昌」，「如果不能儘快『得到人』，成軍作戰都談不上，還說什麼『昌』、『昌不昌』呢？」，最後在潮汕地區徵兵，主張「凡屬壯丁均不應留置為共匪所利用」，這些說法，變相鼓勵兵團拉壯丁，即以脅迫與擄人手段強迫無兵役義務的人民從軍，而其過程粗暴，對人民的財產和人身造成極大傷害，也讓國軍和胡璉兵團在撤出中國大陸的路上毀譽參半。當然，從我一個臺灣人的角度，中華民國於三十四年接收臺灣的功過，更是一個牽涉階級、族群和認同的巨大難題。

劉錫輝先生的故事就是胡璉兵團中人生際遇悲喜難料的一頁傳奇。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七日前後，胡璉兵團高魁元第十八軍李樹蘭第一一八師（洪都支隊）行經他家廣東省興寧縣水口鎮石塘村永祥第，為了搶他家水塘的魚吃，槍殺了他的父親劉展文。十天後，第十八軍羅錫疇第十四師（武夷支隊）廖先鴻第四十一團又來到他家，把劉錫輝和他四個堂叔強行押走，強迫參軍。劉錫輝幸運地沒喪生於戰場，憑藉自己的努力，挖住機會，

報考軍校、大學、攻讀碩士、留學，回國後長期在中山科學院參與天弓飛彈研發，並在大學任教，以對我國國防科技戰力提升上的貢獻，而獲得國家頒贈雲麾勳章。對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景況，且不論他個人離開大陸是福是禍，但國軍槍殺他父親是事實。

這本文集記錄著劉錫輝為父親雪恨尋求公道的心路歷程。他為殺父的國軍設計射程涵蓋故鄉的飛彈，不僅使他長期在家國的道德抉擇中煎熬，也面臨來自大陸家族親友的責難，這是他必須面對解決的生命課題。他在馬英九總統任內，曾就父親受難陳請國家道歉賠償，馬總統將陳情案送行政院處理，行政院又送內政部和國防部，內政部表示可能可以依照《國軍軍事勤務致人民傷亡損害補償條例》處理，劉錫輝為此返鄉取得相關證據，國防部卻以該部為行政機關無法認定事實與證據為由推卸責任，讓劉錫輝白忙一場。《國軍軍事勤務致人民傷亡損害補償條例》第二條規定的國軍軍事勤務補償適用範圍，為「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臺後至民國七十年六月三十日止」發生的傷亡事件，而劉錫輝父親死難的時間卻在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行政院遷臺之前；縱使劉錫輝主張個人遭脅迫入伍，似乎也不是該條例所要補償的事項與對象。時任法務部長羅瑩雪的父親羅錫疇，就是把劉錫輝抓來臺灣的部隊的師長，羅瑩雪恐怕不知道她父親部屬的這般遭遇。

劉錫輝先生因為看到我關於胡璉的寫作，與我聯繫，我從此知道他的故事。我曾經嘗試以各種途徑來協助他，確實，法律上有些障礙，政治上的努力也因為我人微言輕，未被

聽見，比較成功的，還是和《哲學星期五》沈清楷教授的合作，在一零六年四月五日成功舉辦《胡璉兵團與歷史正義》座談，讓這個議題經由各種類型媒體，在文化界和知識界逐漸擴散發酵。胡璉孫子胡敏越牧師人在大陸江西訪問，特地親筆寫公開信要我代向劉先生在座談會上宣讀致歉，劉錫輝殺父之仇的枷鎖，終得以在神寬大與慈愛的懷中放下。

不過，屬於國家的責任，我認為並未結束。那已超越了劉錫輝個人的恩怨情仇，而與國家團結、社會和解和價值重建的轉型正義工程有關。十一月，我和研究生吳靖媛在臺灣政治學會年會上發表了〈國共內戰後期撤臺國軍戰爭暴力行為之法律評價〉，這應當是國內第一篇思考戡亂戰爭所涉國家責任的論文。十二月立法院通過經總統公布施行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則打開了在體制內處理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國家不法的機會之窗。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將威權統治時期界定在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卻未意識到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至三十八年九月三十日之間，中華民國事實主權領域乃涵蓋兩岸，包含大部分的中國，哪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中華民國退出中國大陸的過程，就算很快，也是逐步的。該條例突破了《國軍軍事勤務致人民傷亡損害補償條例》的時間上限，適用地區又未明訂限於臺灣，恐怕是一個法律漏洞，等於把抗戰結束後國共內戰的問題都捲了進來。我不認為臺灣化的中華民國需要承擔對中國大陸地區的法律與政治責任，因為法理上該地區人民已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式做了

總清算，中華民國只需要處理臺灣地區人民的問題，就此而言，劉錫輝被強制當兵的狀態由興寧延續到臺灣，他本人無疑是受害的外省客家裔臺灣地區人民，也是父親劉展文受難的在臺灣間接受害人。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規定的轉型正義事項，包括：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不當黨產之處理及運用及其他轉型正義事項。國軍濫殺和抓兵，情形不同於白色恐怖時期常見的形式司法不法下的政治迫害，而更類似於二二八事件中常見的直接國家暴力，其處理不屬於《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列舉的類型，而屬於其他轉型正義事項。因而政府面對牽涉兩岸人民的問題，要有更高的歷史視角、法律的智慧 and 悲天憫

人的胸懷。而我認為，回歸人性和良心，超越兩岸政治和主權問題的糾葛，讓臺灣土地上的人民在回歸中華民國統治後因為國家暴力濫權所曾經受到的委屈和迫害，得以因真相的澄清而獲得道歉而寬恕，讓我們的國家在民主化後有一個新的開始，所有的臺灣人民都能在此安居樂業，共同締造自由、公義與幸福的未來，才是我們追求轉型正義的目的。

劉展文是臺灣老兵的父親，他無辜犧牲生命，獻出兒子，他的兒子為臺灣的付出已經足夠，該是我們為他們爭取公道的時候，我祈願在這路上盡一個知識分子該有的責任，讓所有的劉展文都能得到中華民國的道歉，讓所有的劉錫輝都不會因為生命與臺灣的牽繫而有所遺憾。BT

北韓籍木造船的船員，日本政府該如何對應！？

林彥宏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主任

今年 12 月，漂流至日本海附近的北韓籍木造船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根據日本海上保安廳的統計，單單 11 月份就有 28 件，跟去年 11 月的數字比較起來，增加了 7 倍。從這些數字來看，可斷定這一切不是偶然，其背後應該存在著一種北韓所帶來的警告意涵。

當然，非法進入日本的領海、領域內或進行偷竊的行為，日本政府將會嚴格執行國內法，對他們進行逮捕、居留、起訴、處罰等。但是，實際執行這些法律過後，真正難題考驗著日本政府。

日前，根據媒體的報導，被日本逮捕的北韓人民，期待「希望儘快返回北韓」。因為，被日本所逮捕的北韓人民的行蹤，有可能已經被平壤當局掌握。只要一回到北韓，將會面臨嚴重的訊問、拷問、處罰，最慘的有可能被採取不人道的方式處以死刑。不僅如此，留在北韓的親屬們，或許已經被北韓當局收押成「人質」，所以，不論返回北韓會遭受多麼嚴重的拷打、處罰，這些被日本政府所逮捕的北韓人民，還是硬著頭皮表達，「希望儘快返回北韓」。

姑且不論，這些主張是否代表這些被拘捕的

北韓人民本意，但日本政府不讓這些被拘捕的北韓人民回國，將會違反國際法上人權侵害的規定，而日本政府的作法通常採取經由韓國、中國等途徑，讓他們自行返國。

但是，這次漂流到日本的北韓人民，有部分因受傷必須住院，菅義偉官房長官在接受記者訪問中提到，「將對這些從北韓來的人民，徹底進行訊問調查，停留在日本的時間也將會延長」。此外，這些人若平安回到北韓後，「將會被說成把魂魄賣給日本間諜」，也造成這些人，個個人心惶惶，不知所措。

從他們漂流到日本的木造船與船員穿著來看，便容易想像他們在北韓的生活是多麼的困苦。因此，滯留日本醫院、拘留所、監獄等這些北韓的人民，跟在北韓過著極盡貧困與遭受到嚴重人權侵害的生活環境比較起來，在日本享受的照顧是相當文明、人道的。

再者，待在日本的時間若變長，這些北韓人民有可能會提出，「若返回北韓，將會被金正恩拷問、迫害的危險，不想回國」，果真若變成如此，日本政府將會背負「重大的責任」。因為這些人民，因有極大可能性，「返回北韓後，將會被金正恩拷問、迫害的危險」。此種不人道對待，正符合 1951 年難民條約中規

定的「難民的定義」，日本政府應比照國際法與國內法的規定，對這些北韓人民應負有保護的責任。倘若，日本政府硬要把這些稱作「難民」的北韓人民送回國，有可能會受到國內外的批評，且間接承認北韓金正恩政權是守護人權且保障人民的偉大領導者。這麼一來，日本政府對「金正恩體制的批評與施壓」及外交手段的努力，將瞬間破滅。

再者，北韓與日本之間，並沒有實際的外交關係存在，將北韓人民遣送的方式只能經由韓國或中國。若在遣返途中，北韓人民向中

國政府或韓國政府提出「我們已經跟日本政府訴求不想回國，但日本政府不予理會，並強制把我們遣送會回北韓」，日本政府可能遭受到中、韓兩國的批評。

人道主義的意涵在於，普遍的道義價值規範中，確保個人的基本人權及對人權的尊重，也是國際法上的義務。不論日本的外交戰略如何，在堅持國家最大的利益前提之下，對於漂流至日本的北韓難民，應該審慎處理，保障他們應享有的基本人權。**BT**

美韓亮劍韓半島，北韓戰爭邊緣策略失效

蘇世岳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副主任

近日美國與南韓共同舉行了史上最大規模的空中聯合演習「警戒王牌」，以回應北韓成功試射「火星 15 型」洲際導彈飛彈 (ICBM)。在這場演習中，美軍精銳盡出，包括 F-22 猛禽與 F-35 閃電匿蹤戰鬥機同場較勁，加計其他戰機總數量超逾 230 架，美韓「亮劍」韓半島，劍尖直指平壤，這使得金正恩意欲透過「戰爭邊緣」(Brinkmanship)策略，將美國拉回談判桌的企圖再度落空。究其因，乃是金正恩忽略了戰爭邊緣策略的有效運用，必須同時兼顧到威脅的「可信性」與「不確定性」兩項因素。

戰爭邊緣策略起源於剛辭世(2016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Thomas Schelling)。他在其獲獎的著作『衝突的戰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1960)中，通過博弈理論探討了和平與衝突間的關係。謝林認為，要在潛在的衝突中獲得雙贏的結果，必須善用「威脅」(threat)與「允諾」(promise)等方式去影響對方的行為選擇，要潛在而非直接使用武力才能在升高的衝突中，尋覓出和平的根基。因此，戰爭邊緣策略是一種迴避戰爭衝突，在討價還價中實現和平的策略性手段，它必須同時包含威脅的「可信性」，同時也要讓威脅有「不確定性」。而北韓當前的社經條件與金正恩近來的種種舉措，似乎並未能滿足此兩項要件的要求。

首先，威脅要有可信性，這指的是平壤政權要有「能力」發動一場擊敗對手的戰爭。近年來，在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強力指揮下，迄今共舉行過四次的核子試爆，而在飛彈發展上，單單今(2017)年即進行了 12 次的試射，發射 18 枚飛彈，射程預估最遠已超逾一萬公里，直抵美國本土，但美國並未因此被迫走上談判桌，可能的原因在於種種跡象顯示，北韓目前國力虛弱，實難有能力抵抗美、日、韓三國的共同反擊，最常被引來證實此點的，就是北韓究竟有多少的戰備儲油，或者說在戰爭爆發時，究竟有多少的儲油能躲過聯軍的攻擊而被保存下來，雖然金正恩或握有「第一擊」的發動權，但尚未歷經實戰的導彈，是否真能躲過薩德、神盾或愛國者系統的攔截不無疑義，一旦陷入傳統戰爭，經濟實力遠遜美、日、韓三國的北韓，獲勝的機率恐將不大。更不要說，最近南韓針對板門店叛逃的北韓士兵進行健康檢測，發現北韓前線的士兵營養情況堪慮，這樣的部隊是否真有戰力，恐怕美國五角大廈的決策者早已了然於胸。

其次，威脅要有不確定性，這指的是要讓對手了解自己並不會在理性下決策。戰爭邊緣策略破滅終而引發戰爭，結果將是兩敗俱傷，因此這項策略的有效運用必須要讓對方相信，自己不會「按牌理出牌」，因此才能在戰爭爆

發前，逼迫對手急踩煞車。然而，今(2017)年 12 月初，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蓬佩奧(Mike Pompeo)以及白宮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H.R. McMaster)卻在一個安全論壇上透露，美國情報界人士認為金正恩是一個「理性的行為者」(rational actor)。換言之，美國重要的決策者，並不認為金正恩會做出違逆常人思維的舉措，這就使得戰爭邊緣策略的威脅不確定性出現漏洞。

即使如此，韓半島局勢的緊張是有目共睹的。雖然金正恩的戰爭邊緣策略可能失效，但這

並不表示韓半島不會爆發衝突，進一步來說，在目前缺乏溝通的情勢下，對立的雙方並未有任何轉圜的跡象，率先退讓的一方將被對手視為落敗，這就可能陷入「膽小鬼博弈」(The Game of Chicken)的陷阱中，雙方加足馬力往前衝，任何細微的火花，都可能釀成多方參與的混戰。可能的解決之道在於，國際社會是否能協調出共同的立場，針對東北亞的緊張情勢提出緩衝的機制，倘若涉及的周邊諸國都仍私心自用，一場中型或外科手術式的斬首戰爭，很可能無法避免。BT

一國兩制沈淪，九二共識幻滅

張人傑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集人

2017 年走到盡頭，「一國兩制」在香港也走過了整整 20 個年頭；習近平在 10 月 18 日的中共 19 大報告中，聲稱港澳的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並將港澳政策連結到台灣問題，訴求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甚至引申「九二共識」詮釋一中原則，要求台灣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歷史事實」，作為兩岸對話協商的前提。習近平不但高唱「堅持」一國兩制，還加碼要求「承認」九二共識，習的報告透露一國兩制的動搖與困境，以及對台統戰的失落與錯誤，否則，經過 20 年的回歸還在堅持什麼？拖延 25 年的「共識」為何還沒有被承認？

我們先來看一國兩制的系譜以及邏輯；一國兩制的原型(archetype)來自於周恩來 1955 年萬隆會議後，一再宣傳的國共兩黨「既往不咎，愛國一家，和平解放，由蔣治台」論調，經過 1978 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葉再度掌權，演進為 1981 年和平統一的「葉九條」，1982 年鄧小平演繹葉九條成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之後鄧再將其簡化為「一國兩制」概念，並在 1983 年以「鄧六條」詳細解釋，具體指出「一個中國」是一國兩制的核心及前提，並強調兩制並不是「完全自治」。

香港的率先施行一國兩制，是無心插柳的結果；1984 年 7 月鄧小平會見英國外務大臣時，介紹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將原本內戰結構下的國共兩黨權力鬥爭，偷梁換柱成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歷史偶然使得一國兩制成為中英香港回歸的主軸，但是兩制的內涵已經走了味；「兩制」可說是曖昧錯亂的名詞，事實獨立的台灣國際、政治脈絡與陰錯陽差的香港殖民地回歸，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歷史背景及政治現實，共產黨人企圖複製香港經驗到台灣，妄想台灣香港化的白日夢，不但違逆事實與歷史潮流，理論上與實踐上也是行不通、不實際的。

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理論，事實上也不過是一個統戰的便宜之計，但是在邏輯形式上，是以邏輯蘊涵規則的肯前法(或稱離斷律,MP)建構的，也就是「一國→兩制」的形式，即「一國」的前件為真時，後件的「兩制」為真，同樣的，依照否後法(MT)，後件為假則前件為假，即「兩制」為假時，可知前件的「一國」亦為假；從經驗面來看 20 年的香港回歸，尖銳的中港社會文化衝突，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與經濟遲滯，「雨傘革命」佔中運動的民主政治要求，移民熱潮反映社會苦悶與危機，在在證明回歸的苦澀與一國兩制的破產，回到邏輯規則上，「兩制」已破產，則

「一國」不存焉。

習近平對一國兩制的困境當然心知肚明，所以嘴上講「堅持」一國兩制，背後卻手忙腳亂的將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支持所謂「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由此可見一國兩制不過是一個虛虛實實的統戰謀略，共產黨人就是要以甜蜜的一國兩制之名，進行醜陋的政治鬥爭與極權統治之實；九二共識原本就是一個幻化不實的假議題，國民黨自我陶醉的將它當成跨越兩岸的彩虹橋，習近平假戲真做將九二共識附麗一國兩制，以香港經驗類比、加持台海關係，將夢中的彩虹橋幻想成珠港澳大橋，醉心以廉價的九二共識換取偉大的「祖國統一」。

民進黨完全執政以來，兩岸關係進入低盪、冷和階段，中國對台灣漸行漸遠的焦慮不難想見，但是面對中國的一意孤行、窮兵黷武，台灣如果被迫走自己的路也是理所當然的結果；人權 NGO 工作者李明哲被逮捕審判，赴港參加香港學聯研討會的兩位中研院學者港

簽被拒，王炳忠等共產黨尾巴份子高調涉及國安事件，中國機艦編隊頻頻密集擾台威脅，退將以及共諜案件的增多與升高，這些事件的原由與性質雖不相同，共同的突顯出台海關係的外弛內張，以及共產黨人飢不擇食抱薪救火，徒然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感與區域的不安，也具體呈現一國兩制的崩毀與九二共識的幻滅。

如果一國兩制真的勝利成功，習近平還需要在 7 月的香港回歸慶祝會，提出「蘇州過後無艇搭」嗎？習總書記大聲威脅猶豫觀望的港人趕快上船，不是正好證明一國兩制的不得人心嗎？香港經驗正好提醒聰明的台灣人，香港已經「船過水沒痕」的回歸落難，東方之珠的蒙塵在於沒有兩制，在於沒有一國，在於只有共產黨極權統治的一黨之私；半沈半浮的一國兩制等沒人，那駛向冥界的九二共識幽靈船，有多少乘客會勇敢上船呢？BT

六都市長就任三週年施政滿意度民調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

新台灣國策智庫區域治理系列研究「六都市長就任三週年施政滿意度民調」，針對六都年滿 20 歲以上的民眾進行電話調查，調查主題分為三大部分，共八項。第一部分是針對六都民眾分別了解居住城市是否宜居、縣市進步或退步感受、以及首長整體表現；第二部分則是針對六都民眾對總統、行政院長與主要人物之表現看法；第三部分是針對六都民眾對一例一休再修法議題評估，以及 2018 年選舉民眾所支持的政黨進行調查。

本智庫民調中心主任吳世昌表示，從這次調查結果可以得知在六都民眾整體心目中，台中連續三年居「宜居城市」之冠，台北市次之。就都市發展進退步的感受而論，48.9%民眾認為所居都市在過去三年並無太大的變化，從六都交叉分析中可以發現，桃園市民認為都市進步的比例最高達 43.5%，其次為高雄市民的 42.6%。就六都行政首長整體施政滿意度而言，桃園市長鄭文燦 75.9%居冠、其次為高雄市長陳菊 66.2%、第三為台中市長林佳龍 56.1%，後續排名依序為台北市長柯文哲 51%、新北市長朱立倫 49.9%、以及台南市代理市長李孟諺 25.8%。值得注意的是，台北市長柯文哲在藍綠支持者間的評價兩極，民進黨的支持者對於柯文哲的不滿意度達 32.4%，國民黨

的支持者對於柯文哲的滿意度達 41.6%，不過就趨勢資料而論，柯文哲的滿意度持續上升；而李孟諺因剛上任未滿一年，民眾對其施政表現較無特別印象，民眾無反應比例為高。

吳世昌表示，就蔡英文總統的施政滿意度而論，六都民眾有 28.8%感到滿意、45.5%感到不滿意，其中以台北市民對於蔡英文總統的不滿意度為最高。另外，就行政院長賴清德的施政滿意度而論，六都民眾有 40.3%感到滿意，33.0%感到不滿意，其中以台南市民滿意度最高。就主要人物好感度而論，第一名為陳菊、第二名為賴清德，第三名為郭台銘，林佳龍與柯文哲以些微差距分別居於第四、第五名。從趨勢資料而論，主要政治人物的好感度皆有下滑的趨勢。另外，六都民眾對於一例一休再修法的態度分歧，40.8%民眾支持，33.3%民眾不支持，值得注意的是 40.7%的民眾認為民進黨是較為偏向資方的政黨。最後，就 2018 年六都選舉民眾的政黨支持傾向而論，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民眾表態支持民進黨為高，台北市民眾表態支持國民黨與無黨籍為高、新北市民眾表態支持國民黨的比例為高。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施正鋒表

示，從民調結果而論，民進黨執政的四都施政滿意度，鄭文燦居高、陳菊次之，林佳龍第三，可以推測未來民進黨下一波的接班人，將以鄭文燦與林佳龍為主，不過有趣的是，就民進黨主要政治人物的好感度而論，林佳龍 45.9%、鄭文燦 30.3%，這是否顯示出民眾對於林佳龍作為中央級領導人能力或具備較高國際觀的想法，值得關注。而國民黨主要人物的好感度，目前沒有太大的區別，蔣萬安是否「一站成名」，需再觀察。另外，就一例一休修法的部分，民進黨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出生的政黨，居然有四到五成民眾認為民進黨是偏資方的政黨，這將是對民進黨的警訊。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曾建元表示，在六都市長即將進入任期最後一年的前夕，這一份調查可作為明年底地方自治選舉可能結果的重要判斷依據。就六都市長的施政表現與城市發展條件而論，桃園市雖號稱為國門之都，不過區域內的公共建設和城鄉資源整合可能都還不足。但桃園市在營造多元文化友善環境上的努力滿意度高達 75.9%，各族群皆有七成的滿意度，這顯示出鄭文燦作為未來政治明星令人驚艷的戲劇張力。值得注意的是，臺北市長柯文哲和新北市長朱立倫滿意度皆在 50% 上下，在民進黨和國民黨具有競爭力的人選尚未浮出檯面的情況下，柯文哲的連任阻力較小。而國民黨在朱立倫的施政表現未取得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下一屆取得新北市執政恐怕添上陰影。曾建元認為，「一站成名」的蔣萬安能否在問政表現上站穩腳步，並且跨越政治意識型態的界線，克服轉型正義問題，將是他未來在國民黨接班梯隊中脫穎而出的關鍵。（葉儒婷整理）BT



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金會
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

發行人：高志鵬

總編輯：李明峻

副總編輯：張人傑、陳致中

執行編輯：林彥宏、蘇世岳、葉儒婷

